# 三峯集 三

經濟文鑑

共七

# 三峯集卷之五目錄

經濟文鑑上　一
宰相

三才圖會

三峯集卷之五

奉化 鄭道傳 著

安東 權近 訂

經濟文鑑上

宰相 按舊本脫宰相二字今塡補

宰相之名唐虞曰百揆夏仍之

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

唐 堯以舜宅百揆

書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近按愼五典司徒之職賓四門四岳之職納大麓司空之職百揆則無所不統司徒已下皆其所屬故使舜皆兼之也

虞 舜以禹宅百揆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近按平水土司空之職使禹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猶舜以百揆而納大麓也○呂氏曰舜紹堯極治何用奮迅激昂益天下之治不進則退

必常存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竆之治雖在極
治之時此意不可忘也○陳氏曰舜豈不知禹
必詢于衆者付之公論而我無與也

夏 書曰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忠信爲周

商 湯初置左右二相伊尹爲右仲虺爲左
太甲時伊尹爲阿衡 高宗得傅說爰立作相置
諸左右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周 周公位冢宰總百官 又周公爲師召公爲保
以相成王

近按相業之大以格君心爲本唐虞之際以聖輔聖都兪吁咈治格于天萬世蔑以加矣伊傅之相殷周召之相周亦皆拳拳進戒於君嘉謨嘉猷溢於簡冊爲萬世法愛君之誠正君之道如此其至故雖以太甲成王之困知而卒爲令王以興至治所謂惟大人格君心之非是也後之爲君相者可不鑑哉可不勉哉

周官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近按大宰卽天官冢宰也天於萬物無所不覆冢宰於百官無所不統以冢宰屬天官帥百官

以亮天工也然列職於王則與六卿同謂之大
百官總焉則獨謂之冢

一曰治典　以經邦國　以治官府　以紀萬民

天官冢宰之職

二曰教典　以安邦國　以教官府　以擾萬民

擾馴也

地官司徒之職此以下皆冢宰之所總

三曰禮典　以和邦國　以統百官 統合也
以諧萬民

春官宗伯之職

四曰政典　以平邦國　以正百官　以均萬民

夏官司馬之職

五曰刑典　以詰邦國　以刑百官　以糾萬民

秋官司寇之職

六曰事典　以富邦國　以任百官　以生萬民

冬官司空之職

近按六典六卿之職也冢宰無所不統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其所以調制之者非官官而控[illegible]之也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倡其長而衆屬各擧其綱而衆目張所操者至簡所居者

至易之所制者至衆上下相統內外交應本末具備大小畢擧無一節不相關處明乎易簡之理則相業無餘蘊矣　又按舜之宅百揆所先者徽五典周之建六典所先者亦敎典莫不以敎化爲急務此虞周之治所以爲盛後世急事功而以敎化爲餘事故敎典廢而合於理事典分而爲戶工後世之治不古若良由敎化之不明也有志於善治者可不以敎化爲先哉

以八法治官府

一曰官屬以擧邦治

官屬六官之屬各有六十各率其屬以任其職
則邦治無不舉矣
二曰官職以辨邦治
官職六卿各有其職不相侵亂
三曰官聯以會官治
聯謂國有大事則六官通職相佐助
四曰官常以聽官治
官有常數職有常事
五曰官成以經邦治
官府之事終始一定之成體也

六曰官法以正邦治

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弊審斷之意

李氏曰周人責吏治之法既官屬以舉之復官職以辨之既官聯以會之復官常以聽之既官成以經之復官法以正之其詳至此自無不舉之職猶官刑以糾官計以弊則知古人任職以（按以下有缺字恐或是專字）待吏以誠而震礪

考察无不敢廢唐虞考績湯制官刑卽此意也

以八則治都鄙

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之采邑

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二曰法則以馭其官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四曰祿位以馭其士

五曰貢賦以馭其用　六曰禮俗以馭其民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註曰馭如馭馬之馭凡馬之徐疾行止使之齊皆由馭者之聽鬼神本無形聲只祭祀所當祭合

於理便馭得如後世淫祀徼福先自失了如何
馭得鬼神又如荒於遊畋非時役民如何馭得
衆舉此便見事事做得當盡合於理所以謂之
馭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一曰爵以馭其貴

有爵則貴

二曰祿以馭其富

有祿則富

三曰予以馭其幸

註幸者王所親幸也可賜與之不可爵之者也

四曰置以馭其行

置者耆老之人雖當廢退其素行賢明特置之

五曰生以馭其福

壽者五福之首

六曰奪以馭其貧

七曰廢以馭其罪

八曰誅以馭其過 按誅責讓也

王氏曰於六典曰佐王治邦國者大治王與大

宰共之也於八法八則直曰治官府都鄙者小

治大宰得兼之也於八柄八統曰詔王者是猶
王之事也大宰以其義詔之而已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一曰親親　二曰敬故　三曰進賢　四曰使能
五曰保庸　六曰尊貴　七曰達吏　八曰禮賓

以九職任萬民

一曰三農生九穀　二曰園圃毓草木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　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　六曰商賈阜通貨賄
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八曰臣妾聚斂疏財

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以九賦斂財賄
一曰邦中之賦
　國中之民
二曰四郊之賦
　百里之内
三曰邦甸之賦
二百里之内
四曰家削之賦
　削作稍食邑也

五曰邦縣之賦

四百里

六曰邦都之賦

五百里

七曰關市之賦

八曰山澤之賦

九曰幣餘之賦

法式所用之餘

鄭氏曰畿外有貢畿內有賦有稅公田以爲稅

私田以爲賦

以九式均節財用

式謂財用之節度

一曰祭祀之式 二曰賓客之式

三曰喪荒之式 四曰羞服之式

五曰工事之式 六曰幣帛之式

七曰芻秣之式 八曰匪頒之式 匪分也○按匪讀爲分

九曰好用之式 因其所好而用之

李氏曰有以斂於民無以節於己則錙銖之積不足以供泥沙之用此九式所以統九賦也○

陳氏曰九賦九式盡總於冢宰以此取之以此

用之秦漢以來人主私意日生創爲科目掌天
下之財則有大司農掌王之治藏則有少府掌
役入民財則有水衡都尉而大司農則供邦國
經費之用少府則供王食奉養之用水衡則供
王之私用邑目旣須各司其局征斂搜求富藏
于官夫王者外薄四海闔門而視皆一家也今
闔門而與子弟爲市雖盡得子弟之財猶不富
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胡氏曰先王授民以田則定其賦授諸侯以國

則有其貢賦者養天子之禮貢者事天子之義
○李氏曰致者使之自至非窮欲以求之也用
者所貴適於用非貴遠方之珍異也
一曰祀貢 二曰嬪貢絲枲之屬 三曰器貢
四曰幣貢 五曰材貢 六曰貨貢 七曰服貢
八曰斿貢羽毛可注旌旗也 九曰物貢雜物魚
鹽橘柚

鄭氏曰列九賦於前以九式處其中乃以九貢
列其後何也蓋王國之財自足以充國之用善
治國者有生財之道又奚待於諸侯然後足哉

故列九賦之目卽繼以均節之式明生財之道
既有九賦則量入以爲出可也若乃邦國之貢
本諸侯奉上之誠意不急急於致之立法於此
俟其自至耳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
一曰牧以地得民　二曰長以貴得民
長諸侯之長
三曰師以賢得民　四曰儒以道得民
五曰宗以族得民　六曰主以利得民

主采邑之主

七曰吏以治得民　八曰友以任得民

九曰藪以富得民

藪虞衡掌山澤之藪富藪中材物

王氏曰民心無常難合易睽非平時拳拳不忍去必非一人名位可得而留惟夫牧以地長以貴主以利吏以治藪以富足以保民之身師以賢儒以道足以保民之心宗以族使知天屬之親不可離友以任使知人道之交不可間然後相安相養相親相遜雖有變故之死靡佗後世

九兩既廢人心亦離上之人果何道而服屬其心也

正月初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縣音玄象魏闕也挾日旬日也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一國之監設其參卿三人傅其伍大夫五人陳其殷衆士置其輔府史胥徒○按朱子曰監非一國之監卽天子大夫爲三監者盖邦國固已有君但建牧立監以總之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采邑之長立其兩卿兩

人 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 考成也佐成事者 陳其殷置其輔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 謂納牲

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

註王與幣所以禮神爵所以獻酒

事大神祇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
大喪贊贈玉含玉
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
眡與視同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
鄭氏曰大事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薛氏曰王者坐廟堂以朝諸侯其事甚大大宰不敢與其政特贊其聽治而已諸侯朝時資糧之費饔飧幣帛之奉以至出入往來之具皆小治也豈

可無以應之故冢宰爲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會大計也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王氏曰受其一歲功事財用之計聽其所致以告于上之事則其吏之治行可知矣於是乎詔王廢置○章氏曰冢宰一官其屬六十爾未始有一事關乎天者而謂之天官何也古之大臣論道經邦轉移人主之心術而釐正天下之萬事者也皆寅亮燮理也皆對時育物撫五辰而熙

庶績也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然者雖聖人之能事而大臣實輔佐之加天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雖至其所以責大臣也益深矣○孫氏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然後爲一相之職今大宰不過從事文書法令之間無以別於五官奚取乎相哉蓋古之論道經邦者未嘗離事物而尚清談文書法令之間亦莫不有道焉○近按三代之制至周大備周官法度最爲詳明可舉而行故備列大宰之職以示相業之大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美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

法度蓋欲先正心修身以齊其家也凡爲相者
要常以正己正家爲先乎

## 總論

周冢宰職無不統

內朝宿衛之士外庭徒役之人職之卑者也而
冢宰統攝之異時侍御僕從皆正人者非出於
此乎大府受藏之務司會稽考之任事之末者
也而冢宰均節之異時用度有節無奢用濫賜
之弊者又非出於此乎奴僕熏腐之流宮闈嬪
御之職供奉飲食之役員之至冗物之至微者

也而冢宰得主之異時家齊身修心和氣平無女寵之患者亦皆出於此也以冢宰之尊其所統皆士大夫不屑為之務空若甕矣噫此其所以為論道經邦之職此其所以為格君心之事業也

秦曰丞相 丞奉相助也

近按宰相之職上以規正君德下以總攝百職其任甚重故雖人主之尊必致敬以禮之虛心以聽之非止承助於君而已秦以丞相名之名稱始卑而職業虧矣

秦相之職句分

宮伯宮正則分入於郎中令而宿衛之意失司會大府則盡入於治粟內史而出納之意壞膳人醫師則盡入於小府宮人內府則盡入於中長秋而供奉飲膳使令之職廢秦人焚烈周官將古人所以體統維持之具分散四出衆職既分大臣莫統而人主燕私玩狎之際心術轉移性質浸漬無所不至此周人任相之意而壞於秦者也

近接周官宮伯掌貴遊子弟之宿衛宮正掌宮

中徒役之人皆屬天官冢宰而秦置郎中令掌
宮殿掖門衛尉掌宮門屯兵始不屬於宰相矣
大府司會以下皆然

漢仍秦制高皇帝初置丞相一人孝惠高后置左右
丞相
高帝時蕭何曹參相繼爲丞相

近按蕭何曹參素不相能及何方病舉參以自
代參亦遵何約束無所變更皆能不以私憾滅
公義以致清靜寧謐（一本作壹）之治以基四百年之
業爲漢宗臣雖曰起於刀筆何可少哉

文帝時周勃陳平爲左右丞相

近按陳平功業雖劣於蕭曹然當呂雉牝鳴劉氏幾危之際而能將相交驩以有安劉之功又其言宰相之任有可觀者故幷著之○陳氏曰陳丞相不對錢穀決獄論者謂得宰相體愚謂漢相失職自平始也夫錢穀之出入國用之本也決獄之多寡民命之所繫也宰相不與聞焉而使天子責之廷尉與治粟内史則凡九卿以下宰相皆不與知矣

漢相之職初重後輕

御史大夫副丞相如詔下諸侯王則御史以其制
書詔於丞相同署乃行是相得預制書太尉職屬
丞相如匈奴入寇太尉官罷丞相將兵擊之是相
得兼武事
文帝三年罷太尉官丞相兼之匈奴入寇丞相
將兵擊之
二千石之重丞相罷戮之而列卿無叅權之弊
閹官之寵丞相請誅之而近習無預政之患
加官未置而內庭外庭丞相得通主之
侍中左右曹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大司馬以

下中常侍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
外朝
掾史行部而州郡民事丞相得盡知之
遣丞相史出刺督察
此自高文之時委任大臣責重權尊所謂大綱正
者此也高皇帝蕭相國之規模遠矣
右言初重之得
自李嚴貪祿固位緘默不言而張湯以舞文爲御
史大夫得自奏事而御史之權重　自千秋括囊
楊敞不言而霍光以大司馬內領尚書外領軍馬

而大司馬之權橫◯自丞相不敢擅召二千石而相不得統列卿　弘羊榷利溫舒峻法九卿更進用事而事不關於丞相官者典尚書章奏而相不得問内庭此武帝過懲田蚡專權之弊而寖抑宰相之權漢初任相之制而壞於武帝者也

宣帝時丙吉魏相雖重丞相之權而不能禁御史之抗禮宦官之用事　石顯弄權董賢竊政中官益恣而事權過於丞相諸吏居中舉法侍中論詆大臣而加官權重宰相疏遠是中朝之血脉不關於丞相　刺史得自奏事務不專遣出使而府掾在

内不聞利害是州郡之血脉不關於丞相

光武時卓茂以太傅當冢宰之任而假論道之名不任政事故事權盡歸臺閣自此以後其居公卿之位者皆徒享富貴而不知事權之去已陵夷卒至於敗如神龍安於豢養之樂而失其所以爲神終爲人所制如犬羊然嗚呼痛哉

右言後輕之失○近接内外不相通禍亂之所由生也故成周冢宰之職上自宮衛外至邦國凡天下之事無一不總故庶績咸熙而上下相安今漢相上之不得問内庭之事敢望其能格

君子下之不得問郡縣之事又安能熙庶績也
徒食天祿以充其位而已欲天下之不亂難矣

先主時諸葛亮爲丞相

近接諸葛孔明龍卧南陽以待先主三顧而後起即伊尹畎畝之幡然也出師二表議論正大當與伊訓說命參看故出處大節忠誠大義三代以後一人而已其所以開誠心布公道者實可爲宰相之法雖其運移身殲功業未成豈可以此而遺彼也

晉宋以來相職廢或以他官而掌機密或爲侍中而

贊朝政

數朝以來風流相尚以空談爲淸貴勤事爲俗流或事肥遯或崇辭致或飾儀規或尚放曠棄禮法如土梗視義理如桎梏朝綱廢弛衆職隳弊卒至夷狄亂華之禍豈非淸談廢務之咎哉

唐相無定員常以他官居職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爲宰相 唐世宰相名九不正

相職有得失

奬衛智勇

英公李勣衛公李靖

房杜謀斷

玄齡善謀如晦善斷

王魏規諫

王珪魏徵知無不言

姚宋正變

姚崇善應變宋璟持正

張曲江峭直剛方

張九齡直言又爭安祿山有反相不殺必爲後

患

陸宣公論諫仁義

陸贄數直諫或規之則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裴晉公身佩安危

裴度操守堅正功名震四夷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

名稱雖繁而事業無廢職位若異而機務不隨皆可尚也

右言其有得

李林甫姦諛用事是以有范陽之變安祿山反

盧杞邪謀得進是以有涇卒之亂朱泚反

鎛异小人見信是以有閹宦之禍

憲宗信用程异皇甫鎛而中人王守澄等弑帝是葢用者非賢賢者不用禍變迭興可勝歎哉

右言其有失

近按漢唐之相雖有可稱皆能居位機務不虧而已其於格君之道槩乎未聞惟魏鄭公陸宣公號能規諫葢庶幾焉太宗聽之故興貞觀之治德宗捨之故有奉天之亂然而兩公規諫亦規規於事爲之末爾豈能格其非心乎故魏徵

不能正太宗之慙德陸贄不能救德宗之偏私

宋沿唐制而以平章爲相後又以左右僕射爲相左相必兼門下侍郎右相必兼中書侍郎後改爲左右丞相

相職有得失

趙普開國原勳

普謂太宗曰臣用論語一半佐太祖定天下用一半佐陛下致太平

薛居正方重自居

居正方重不事苛察

沈倫清節自守李昉呂蒙正善於規諫

李昉陰風君德蒙正知無不言

李琪呂端濟得相體

琪進思賢從諫之對端無喜賞懼挫之心按無舊本作克說趙普曰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色眞台輔之器也

以上太宗時相

李沆風範端凝

李沆每朝必奏水旱盜賊之事謂同列曰人主不可一日不知憂懼也

王文正濟戒竭民亦懲榷利

王文正居相位未嘗見愛惡之色天下謂之大
雅謂江淮發運使曰江淮民力竭矣又謂江西
轉運使曰朝廷榷利至矣人曰眞宰相之言也
向敏中始除端揆㕑絕飲宴累在衡軸門無私謁
敏中爲相上意賀客必多令往視之門闌悄然
又令人至庖㕑問親舊飲宴者亦寂無一人
畢士安力薦材堪將相者而以駑朽自處以名節
自勵而夷險不易
李迪諫幸汾陰非天意請出內藏以備凶荒敬天
愛民之誠心也

帝幸汾陰李迪諫曰土木之役過往時百倍今蝗蟲之變天所以警陛下也又請出內藏以便國用民不勞矣

寇萊公請幸澶淵以挫虜氣使三十餘年絕無邊警社稷之忠也

契丹圍澶淵準勸帝親征虜乃奪氣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夷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

以上眞宗時相

韓琦杜衍匡輔王室大濟艱難中外泰寧按泰寧舊本作嬉游宋史曰韓琦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故能匡輔三后大濟艱難中外泰寧

琦天資忠厚能決大事凡所建明不顧於私折節下士奬拔賢俊尚公論所與雖素所不悅必收用之杜衍苞苴寶貨不敢到其門時號清白宰相

文彥博富弼拜相之日搢紳相賀

彥博沈敏有謀略知國家大體能斷大事光輔四朝勳德著明富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臨事周悉敢言不顧忠義之性老而益篤

范文正公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曾公亮顧命受遺任重節堅

公亮力贊仁皇早建太子喜薦士多得人

晏殊不求恩澤而天子靳舉（靳舉一本作勤渠）之間有寵焉

晏殊務薦賢不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殊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

宋庠無所作爲而不害爲雍雍君子

庠旣參大政朝廷無事後旣登庸尤務清淨無所作爲

以上仁宗時相四十二年風淳俗美太宗之治

於斯爲盛
呂公著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苟便於國不以利
害動其心
英宗時相
司馬溫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躬親庶務不舍晝
夜
司馬公在相位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
矣切毋生事開邊隙罷閒居洛十五年天下以
爲眞宰相神宗崩赴闕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
都民爭遮道呼曰願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

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

范純仁清心寡欲約己便民

以上哲宗時相

丁謂以讒佞卒至貶死

王安石用新法天下怨之

梁適劉沆以貪黷挾私見劾

王珪柔懦蔡確剛詐皆非論道之人

章惇起自謫籍濫居左揆變亂典刑

曾布韓忠彥對持相衡姦巧相奪　蔡京姦邪百

出是時小人更迭用事馴致中原之變噫

元置左右丞相位在尚書令之下平章政事之上凡
内外合行大小事務並聽中書省區處奏聞違者
論罪

高麗國初官制皆襲羅末之號惟拜金傅爲政丞益
尊崇之號也至中葉稍稍改革例以唐宋之制命
官號曰門下侍中是爲宰相至忠宣王避元制改
門下侍中爲都僉議中贊又改中贊爲政丞恭愍
王復改爲門下侍中

本朝初因之後改侍中爲政丞

宰相之職

上則調和陰陽下則撫安黎庶内以平章百姓外以鎭撫四夷國家之爵賞刑罰所由關也天下之政化教令所由出也殿陛之下論道德而佐一人廟堂之上執陶甄而宰萬物其任豈輕哉國家之治亂天下之安危常必由之固不可易其人也

唐虞之皐陶稷契商之伊尹伊陟周之太顚閎夭周召漢之蕭張平勃唐之房杜姚宋裴度皆任得其終故至于今法唐虞之隆推商周之治稱漢唐之盛苟舍是而任之必致傾危故後世宰相匪人而覆亾相踵可勝惜哉任宰相之事必有宰相之

材不求其人或柔弱易制或佞邪諂進或結托外
戚或附麗中人偃居具瞻之地處論道之職姦邪
者則立權作福鬻官賣法以亂天下柔弱者則承
意順旨循默不言以固恩寵大則危社稷小則廌
紀綱宰相之任何可輕授

相業　正己　格君　知人　處事

## 正己

其身正道行於妻子其身不正不能行於妻子至
親尚然況其君乎故曰輔相之業莫大於正己

## 格君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故曰輔相之業莫大於格君

## 知人

知人堯舜所重不知皐禹之聖而舉之四凶之惡而斥之雖有其仁不能平治天下况其下者乎故曰輔相之業莫大於知人

## 處事

一日之内事幾之來至於千萬苟或一事之有失則禍亂生焉故古之善處事者必於幾而謹之所

謂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者也然非知幾君子孰能審而處之使不至於失也故曰輔相之業莫大於處事

自三代以來能盡相業者惟伊尹傅說周公爲能然也蓋太甲欲敗度縱敗禮幾隧湯緒而使之克終允德者伊尹也高宗舊學甘盤厥終罔顯而使之終始典學德修罔覺者傅說也成王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使之復修后稷公劉之業者周公也古之格君者如此然豈無所自歟伊尹之一德傅說之多聞周公之原聖乃其所以格君之則也若漢

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謂之知人處事則可謂之正己格君則未可也高祖惑於愛妾幾廢太子卒使呂氏稱制社稷將危宣帝詩書法律周召刑餘爲漢室基禍之主太宗閨門慚德民無則焉卒使武才人僭號李氏幾亾玄宗荒淫無度胡雛亂華彼數人者身爲宰相皆不知所以正之他有所稱何足觀哉良由不能正其己故亦不能正其君惜乎

引君當道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至於仁而已惟

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荀子曰孟子三見齊王而
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

獻可替否

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是以政
平而不干民無爭心

先遺其身

文中子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又問正主
庇民之道曰先遺其身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
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能以天下國家為心

含晦其美

程子曰爲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無忌惡之心下得恭順之道

周公乃盡其職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爾

顯比

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比其君之道

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也

居否濟否

當君道方否之時處偪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無咎而其志行可以濟時之否矣

明哲處之

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居此地者惟孚誠積於中動爲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

止惡於初

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夫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之加牿則元吉也

憂勤謹畏

以人臣而當重任必常懷危厲則吉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謹畏故得終吉

內存至誠

以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

於外上下之交不以誠其能久乎

誠意能動

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昏蒙可開也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已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

至誠見信於君

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解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無咎

遇非枉道逢迎

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

進賢退不肖

宰相只是一个進賢退不肖若著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賢不肖此兩言說盡做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眞賢其

所惡者未必眞不肖耳

今日只用牢籠之術

今之爲宰相者朝夕疲精神於接應書問之間更何暇理會國事世俗之論遂以此爲相業然只是牢籠人住在那裏今日一見明日一請或住半年周歲或住數月必不得已而後與之其人亦以謂宰相之顧我厚令我得好差遣而去賢愚同滯擧出以謂當然有一人焉略欲分別善惡杜絶干請分諸門於部中已得以免應接之煩稍留心國事則人爭非之矣

天官之職非大其心者不能爲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内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是費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

人主之職在論相

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

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爲慮者也

宰相天下之紀綱

一家則有一家之紀綱一國則有一國之紀綱若乃鄕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

省臺省總於宰相宰相兼總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紀綱也

輔相當選剛明正直之人

選任大臣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好之私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法度若得剛明中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置之度外然後取其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

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决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現而中外已逆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大臣慮四方

客有爲固始尉言淮甸無備具朱文公曰大臣慮四方若位居宰相也須慮周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量得一邊便全然掉却那邊如人爲一家之長一家上下也須常常都掛在自家心下始得

宰相擇長官長官擇其僚

朱文公曰方今朝廷只置二相三參政兼六曹樞

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具僚令銓曹注擬小官繁則不能擇賢便每道只令監司除差亦好每道仍只用一个監司

今日立對之非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仔細說得如今宰執奏對之時頃刻卽退所有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那得仔細指點且須有个案上指書利害上亦知得仔細看如今須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事

當以進賢退姦爲職

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个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

## 廣資天下之材

夫宰相以已之材爲天下用則用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材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材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者取之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宰相者未有厭也

## 正心以正君

爲宰相者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晨覽夜觀窮其旨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旣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至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宰相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名相其規模蓋不足道

正己以正人

廣引人材勤於咨訪使凡政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

吾之大正使吾剛大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

勤勞以輔政

朱文公告宰相曰祖宗之讎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況其飢饉狼狽至於如此爲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朝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

之所欲爲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滋

盡公以斷事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論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當有度量心術

有度量則必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必有以辨人材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

進賢退姦然後可以有濟

相天下者猶梓人

梓人委羣材會衆工左執引右執杖而中處焉彼斧者奔而右鋸者趨而左斤者斲刀者削其不勝任者退之大厦旣成則書其姓字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亦猶相天下者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然後相道得而萬國治矣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其執事之勤勞不得紀

焉

爲相規模

陳平之所以宰社者宰天下也曹參之所以相齊者相天下也

宰相職在任人

用一人當天下受其福否則或受其禍用一人當天下合而譽之否則共指而嫉之用一人否與當未可知也相與與語曰由於其所好惡也一人焉顯拔於上或曰某之才無以異於我也何以先我而甄用乎一人焉失職於下或曰某之才過人如此

何獨流落不遇乎舉天下禍福慘舒毀譽恩怨之端一歸之相萬貨之低昻不同價而相爲之權衡萬口之鹹酸不同嗜而相爲之劑量萬形之姸醜不同狀而相爲之水鑑也此固徇權喜勢之所貪而愛天下者之所深思極慮而不可易也

得人才不若得一相

夫得百騏驥不若得一伯樂得百太阿不若得一甌冶百騏驥有時而瘏劣百太阿有時而毀缺若伯樂甌冶存則舉天下之良馬良劒何求而不得哉房魏二公太宗之伯樂甌冶也當文皇時天下

賢士大夫一才一能畢登於朝亦由二公啓沃薦
引於上而任用之所以能稱其職故曰房魏二公
太宗之伯樂甌冶也

　宰相所以和平天下

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大宰衡者所
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藥之
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

　宰相當擇之精任之久

昔者三代之相伊尹傅說周公之徒皆終身而不
易蕭何相漢以終身爲未足使擇其自代者故海

内以安是知宰相之任擇之不可不精任之不可不久也

政權不可不在宰相

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臺閣不在臺閣則在宮闈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宮闈則亾國家之興亾治亂皆本諸此田蚡招徠賓客薦進人才起家至二千石在當時固不免專權之失使武帝以蚡所用多非其人則選擇一相委任責成亦奚不可奈何帝不能自欲攬威福之柄歸之一己然聰明有所不逮則耳目必有所寄故

置加官及尚書之屬自此宰相之權愈輕矣

宰相當公心用賢

崔祐甫舉吏無間親舊不亦賢乎然一人之親舊有限而天下之才無窮宰相之職朝夕爲天下求才焉考民謠聽士論瑩心鑑以待之則四海九州皆吾兄弟也又何拘親戚而始悉其才行耶

大臣以身主天下之議

昔慶曆初仁祖厭西師之久民罷國憊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是時罷磨勘以別能否減任子以除濫官易監司以澄汰羣吏者以范文正公主之耳熙

寧初神宗以大有爲之志欲理財治兵強中國以
威四海是時制置條例更張法度一新當世之務
以荆公主之耳元祐初宣仁知百姓困於新法之
不便欲復祖宗之制以與天下休息是時黜聚歛
深刻之吏力引元老以洗除新法以溫公主之耳
范公處黨習方興之際而欲塞小人僥倖之路力
如此其難也荆公當衆君子交攻力爭之際而獨
持紹述之論以議其後變如此其難測也然范公
慨然獨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爲
己任荆公自謂人臣不當避天下之怨使怨皆歸

已然後為盡忠於國溫公急於救患難以國事未有所付為急雖荆公用心過差戾世迷道不可班二公要之皆不以得喪毀譽死生一動其心然後能以其身任天下之責力主其議而無所畏避也

燮理陰陽只是正心而已

宰相燮理陰陽只是正一箇心而已心者氣之最精的其感於物最速故心正則氣順氣順則陰陽和所謂燮者亦和之意也非是拘拘於事為之末亦非是徒事於無為而聽其自理也

政事當出於中書

內而百司外而監司各以其事由一本作申達於中書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勅劄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人故文書簡徑事無留滯矣

中書之務當清

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佗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待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知而中書之務不至于紛紜以爲治天下當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賦擧歸之司

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此三者誠以為不足以累中書也

曰中書之務當清則中書疑若無事矣曰政事當出於中書則中書疑若多事矣二者若相反何也曰中書提其綱而衆官舉其目則政事出於中書而中書之務清矣故曰上以道揆下以法守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理而制其宜提其綱之謂也法守謂以其官之法度守而不敢失舉其目之謂也

古之大臣有勇退之節

商之伊尹相湯伐桀代虐以寬訓于太甲克終允德而位極阿衡乃謂太甲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嗟夫老氏曰功成而不居蔡澤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伊尹聖之任者也耕莘之初天下何與於我自幡然從湯之後則以身任責不容釋矣不幸湯崩主少不明幾覆商祚身任此責愈不容釋矣幸而太甲悔過修德遂亟復政於君欲奉身以退伊尹至是上無負於湯與太甲下無負於天下身任之重可以釋矣以平日恐恐不勝任之心復還莘野

囂囂自得之身伊尹之欣幸何如哉噫伊尹而不退孰知伐桀無一毫利天下之心哉伊尹之退亦可謂不負其心矣

周之周公相成王定禮樂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而位極冢宰乃謂成王曰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嗟夫當四國流言之時周公豈無浩然求退之心哉當是時成王幼冲王室未固三監離叛頑民不服周家宗社之安危非周公任之而誰歟此所以躬執破斧缺斨之役而不忍辭也幸而罪人斯得成王即政文武之業既定周公歸老之志爲如

何哉雖以成王之嚚不能歸田里而周公居洛七年其亦成王有以聽周公之言歟召公相文王布政于外以致二南之化文王薨成王幼與周公相與輔道之及成王卽政欲告老而去蓋夫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鎭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盤錯棼結欲其解紓黯闇汙濁欲其茹納苟非廣度涵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志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朝政柄有歸浩然

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雖以周公之言思文武王
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不能遽引去然其
志乃可尚也
漢之張良相高帝誅秦蹙項功亦極矣乃曰掉三寸
舌爲帝者師封留侯於良足矣遂辟穀從赤松子
遊嗟乎高祖百戰間關韓張比肩漢庭如左右手
之不容釋也然留侯無恙而韓信就擒蓋韓信不
能斂隱陳兵出入自啓疑心其就擒也宜矣若留
侯則所謂見幾而作明哲保身者也
疏廣爲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

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賣以供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以爲贏餘但敎子孫怠惰耳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宋之石守信斬艾蓬蒿芟夷根據蓋平亂勳臣也乞解兵權兩無猜嫌其自全亦智也

張魏公走兀朮平湖寇破劉豫渡江之所恃而無恐者也異時和議一唱百計中傷而高宗且曰朕待魏公益厚不爲浮議所惑然魏公今日上表而待罪明日奏疏而乞骸未嘗貪心於功名也

三峯集卷之五

# 三峯集卷之六目錄


經濟文鑑下
臺官
諫官
衛兵
監司
州牧
郡太守
縣令

# 三峯集卷之六

奉化 鄭道傳 著

## 經濟文鑑 下

### 臺官

周官御史掌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秦以御史監郡故有監察之名

漢初以御史糾不如儀者○御史大夫佐丞相兼統萬機○中丞在殿中掌圖籍秘書○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所居之署謂之（謂之舊本作之謂）御史臺亦謂蘭臺寺

後漢中丞出外專任彈劾始不居中主章奏之事然專席而坐其職重矣執法殿陛權幸知畏權尊任重

宋中丞一人每月二十五日繞行宮垣白壁與尚書令分道雖丞郎下朝相値亦得斷之餘內外衆官皆受停駐

後魏爲御史中尉督司百僚其出入千步淸道王公百辟咸使分路其餘百僚下馬弛車止路傍自東魏徙鄴無復此制

北齊復興舊制凡京畿之步騎領軍之官屬之

齊梁以來謂之南臺
後周謂之司憲
唐亦曰御史臺舊制不過糾督之任自貞觀末李乾祐爲中丞乃奏臺中置獄得主刑獄永徽中崔元奘爲大夫始受事任訴訟此彈劾之外而得治獄訟自唐始也○唐初御史權重殿中侍御史兼知庫藏出納及宮門內事知左右巡分京畿諸州諸衛兵皆隷（按舊本皆隷作棣今考本文正之）焉置監察御史十員裏行五員掌內外糾察並監祭祀及監諸軍出使罪人當答於朝者亦監之分爲左右巡糾察違失

以承天朱雀街爲界○監察御史蕭至忠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贓汚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咨大夫禮乎衆不敢對至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默然憚其剛正○故事御史不受訟有訴可聞者略其姓名託以風聞其後宰相以御史權重建議彈奏先白中丞大夫復通狀中書門下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輕矣

宋沿唐制設御史臺初無正員止爲兼官後置正員
亦不除大夫止以中丞爲長○自太宗始置言事
御史而朝廷闕失御史得言之此彈劾之外而復
兼諫諍自宋始也○太宗時張巽爲監察御史正
名舉職其後爲臺官者振職不撓風采肅然得非
祖宗風正紀綱之司涵養直臣之氣而然乎熙寧
中王安石乃以李定爲察官凡六察所言行於有
司而不行於二府崇觀大臣欲其便己南臺史不
言事而惟六察言事此乃王安石蔡京之私意安
石作俑始於鉗天下之口而終於稔夷狄之禍

宋朝最重言官慮下情之壅蔽則許以風聞言事慮
職事之或惰則給御寶曆以錄彈奏欲其責之無
缺也則詔以六員爲定制欲其職之專掌也則詔
以不兼職務凡所以假借臺臣而寵厲之若此其
至其與諫官爲天子耳目之臣等則是朝廷紀綱
之地皆得以論時政糾官邪也
元御史臺糾察朝儀彈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
高麗國初亦置御史臺皆沿唐宋之制事原以來改
爲監察司恭愍王又改爲司憲府大夫爲大司憲
本朝初因之陞大司憲秩二品叅預兩府其重風紀

之任至矣

先威望後搏擊

臺官當以威望爲先彈劾爲次何則有威望者雖終日不言而人自讋服無威望者雖日露百章而人益不畏葢剛毅之志骨鯁之操素不熟於人心徒挾搏擊之權欲以震肅羣臣淸正中外則恐紀綱未振而怨謗先興也

御史府當尊

御史府尊則天子尊御史府爲朝廷紀綱之職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屛氣切息就我而貭正烏府

爲天子之耳目宸居之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
峻正而天子不尊也

御史之榮爲重

御史過於宰相仕宦有三榮秉鈞當軸宅揆代工
坐廟堂以進退百官爲宰相之榮瀛洲妙選金鑾
召對代天子絲綸之命爲翰苑之榮烏府深嚴豸
冠威肅得以振紀綱而警風釆爲御史之榮就是
三者而輕重之則御史之榮爲尤甚何者言關乘
輿天子改容事屬廊廟宰相得罪則權之所在不
特進退百官而已也雖宰相之重其何以及此哉

棒所指不問尊卑白簡前立姦回氣懾則天子耳目之所及者爲甚廣不止絲綸之代而已雖翰苑之貴其何以及此

言事當勇

蕭果卿初除御史虞丞相意也人或賀之蕭喟然曰彼見吾憒憒然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不數日首論其黨遂幷攻之論者服其勇云

御史責人亦當自責

責人非難責已爲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

蔑邇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不行而有所不爭君子病焉小人幸也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己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

## 御史

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怙權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克悍不順指武肆害玩兵黷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彈

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

一臺之重

夫骨鯁介特謇諤自立讜言直氣不畏強豪者之爲御史故一臺之望足以儀四方也一臺之威足以繩百僚也一臺之屬足以振萬事也一臺之貴足以重朝廷也故國家有大蠹可得以去也郡國有大姦可得以按也天下之大利害生民之大休戚百官之廢置羣吏之黜陟皆得督視而劾聞焉

諫官

古者諫無常員人無不言故禹爲百揆也而戒舜曰
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益爲虞官也而戒
舜曰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皐陶士官也
而戒舜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
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
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益處崇高之
位所以警戒者當如是也
三代之時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上自百官下至
百工無不諫者其有不諫則有常刑焉

秦人惡天下之議已有誹謗妖言之禁趙高壅蔽而莫有言者以至於亡

漢高祖好謀能聽從諫如流酈生之諫輟洗而聽之子房之諫吐哺而納之躡足之諫隨即聽納排闥之諫笑以優容○文帝止輦受言而郎官得以諫進○袁盎卻坐而宮闈亦不忌於納諫○武帝聞汲黯戇直之言而不以為怒聞吾丘壽王上林之諫而不以為過徐樂嚴安以布衣諫伐匈奴而不次除擢東方朔以詼諧諷諫左右而未嘗見斥然狄山以諫用兵而見棄顏異以腹誹而見誅其聽

諫果如何耶

漢懲秦壅蔽之患置諫大夫專掌議論以作天下慷慨敢言之氣然言路之通固自此始而言路之狹亦自此始也夫職在諫諍然後得論天下之事而職非當諫者其不爲越職可乎君子惜其職之有所拘也

唐太宗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入閤而又導人使諫每羣臣奏事則假以辭色張玄素諫營繕則嘆賞而加賜李大亮諫求鷹則賜詔而襃美魏徵王珪溫彥博之諫無不從之然而皇甫德參之諫

未免於譴逐褚遂良諫伐高麗竟棄而不納太宗之從諫亦未至也○德宗詔許百司長官巡對若好諫者然姜公輔一言忤旨則反疑其賣已陸贄之忠誠論諫數十百篇而輒棄之於患難已平之後又罷正衙奏事庶官巡對而諫路自是塞矣

宋朝諫官以左右分隸兩省正欲於造命之地彌縫其闕

元置諫議大夫及司諫補闕拾遺以左右分員

高麗因宋制後改諫議大夫為司議補闕為獻納拾遺為正言皆分左右屬門下府

本朝仍之復爲補闕拾遺

古者諫無定員言路益廣

古者諫官無定員而言路益廣後世諫官有常職而言路彌塞

古者工誦箴諫則百工得以諫也瞽誦詩諫則矇瞽得以諫也公卿比諫則凡在朝者得以諫也士傳言諫則庶士得以諫也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則庶人商賈亦得以諫也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至於士庶商賈百工之賤莫不得以諫是舉天下皆諫諍者也固不待處諫官之職

然後爲諫也豈非古者諫官無定員而言路益廣歟後世不然立諫官之職將以求諫而不知諫諍之路反由此而塞也夫諫大夫所謂諫官也拾遺補闕所謂諫官也爲諫官者可得以諫不爲諫官者不可得以諫矣諫官既以諫諍爲職則不居此職者皆不得以諫也有所諫則曰侵官曰犯分語及天子者則曰指斥乘輿言關廊廟者則曰誹謗朝政所以然者蓋由諫官之有定職故也

諫官與宰相等

九卿百執事各有其職吏部之官不得治兵部鴻臚之卿不得治光祿以其有守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不是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專行其道諫官專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執事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

任天下之責

出諫臣非美事

忠士大夫以言見逐非國家美事亦使幽隱之賢難自進耳

諫身過不若諫心過

諫君過臣子之下策也夫自古聖主明王曷嘗不倚諫臣以拂其過今乃以諫過爲臣子之下策無乃鉗忠臣之口結義士之舌使上之人飾非而拒諫歟曰非也過固人主之不免諫亦人臣之當爲然過水於滔天之後孰若遏之於涓涓之始撲火

於燎原之時孰若撲之於熒熒之初後之諫臣能諫人主之身過而不能諫人主之心過夫身過之過自心過之過自其微而砭之則易及其白而藥之則難皐夔之吁咈伊傅之警戒未嘗俟其君之過昭灼于外而後言也芽蘖之萌固以剗而絶之矣而人有德義以澆其內禮法以纏其外是以無汚輪之勞無牽裾之諍無折檻之呼而人主之過已潛消於冥冥之中矣後世之君固有志於唐虞三代之君然知正君之身而不知正君之心知淑君之政而不知淑君之德是以制誥之差賞罰之

謬刑法之酷暴于中外然後紛紛紜紜爭以頰舌白簡之彈至于數十章皇囊之上至于數千言吁亦晚矣

諫臣抑宰相

陽城欲壞白麻而德宗不相裴延齡李甘欲裂詔書而文宗不相鄭注

諫臣當在左右

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日久矣唯諫臣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早暮相親未聞所

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得失早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諭則極辨之可也屢進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莫得而一間焉今諫官之見亦有間矣其禁中之與居婦子而已耳捨是則寺人而已耳庸者邪者而已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吾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

侍臣諫臣

爲紫府宸爽玉皇香案以備清閒之顧問者天子

之侍臣也簪獬豸冠攖萬乘龍鱗以張天下之膽目者天子之諫臣也朝廷清明公道振立則一政事之得失不獨諫臣能言之而侍臣亦能言之一用舍之當否不獨諫官能規之而侍臣亦皆規之

諫官御史其職略異

諫官御史雖俱爲言責之臣然其職各異諫官掌獻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糾察以繩百僚故君有過舉則諫官奏牘臣有違法則御史封章○別諫官之職正御史之任獻替之事則付之諫官糾察之事則付之御史選持重方正適時變而敦大體者

以爲諫議大夫擇嚴威剛直識故事而知國體者以爲御史中丞朝廷之上法令有未專教化有未備禮樂有未修號令有未明議論有未決更張有未當陰陽之有災眚天地之有變怪人主有喜以過予怒以過奪則當責諫官而使之言其失搢紳之中有姦邪不正有驕侈自遂有諂佞以奉上有讒慝以亂聽有豪強之弄法有倖幸之盜權有貪汚而廉恥不修有欺詐而忠信不飭大臣中立而顧望小臣弛慢而隳瘝職則當責御史而陳之以彈其罪

當用天下第一流

今則所謂召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句斷秤停得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曰姓名未出而内外已知其爲非天下第一等流矣

是非不敢言

葢事理只有一个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别這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臺諫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爲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

臺諫抗直

漢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其罪於殿上又如要劾某人先榜於門下直指其名不許入朝這須是如此如今要說一事要去一人千委萬曲多方為計而後敢說說且不盡

重臺諫

古人設官必重臺諫之權者非重臺諫也重臺諫所以重朝廷也在漢光武時有(舊本脫有字)與百官絕席而當時號獨坐者在唐憲宗時有使百官避道而當時號為寵(舊本作龍)街者夫入也而使百官絕席

出也而使百官避道是果何意哉豈非重其權所以使人有畏也

臺諫權輕人無畏

今日之所恃以折天下姦雄之心者亦固有在然不可以輕其權而使人無畏心人而至於無所畏則亦何所不至夫朝廷欲自便而以臺諫爲長貟官吏無所憚而以臺諫爲文具則亦何以臺諫爲哉蓋古者譏訶之權在臺諫而後世進退臺諫之權在權貴矣人之所望扳援而進者固奔走之不暇惟所欲言則借臺諫之重以言之惟所欲去則

假臺諫之權以去之事有關於權貴者甘爲之從馬而已至於今日而一章明日而一疏不過以細謹責天下之士以薄劾恐天下之吏閨門之細故鄉黨之微累煩紊瑣屑徒厭人聽夫是以所言皆權貴之所指所去皆權貴之所忌者先朝有爲臺諫者上謂之曰朕不欲臺諫奉行宰相風旨則對曰臣非惟不欲奉行宰相風旨亦不欲奉行陛下風旨壯哉斯言臺諫皆若而人也則臺綱之不振無是理也

衛兵

周官衛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王氏曰戒戒其怠忽糾糾其緩散令使之有爲禁使之勿爲○王昭禹曰侍衛不嚴無以備非常左右不正無以謹近習況王宮者百官之治事皆會于此不嚴其制何以謹近習而備非常先王擇人以爲之正又使之掌戒令糾禁焉如此則在宮中者無非公正之士忠義之人非僻之心無自而啓姦宄之變無自而作

辨內外而時禁

王昭禹曰王宮之官府與夫次舍之人在外者在內者○劉執中曰在內者有版在外者有籍無籍而入有版而不宿衛者辨而禁之不失其時

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王昭禹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惟愛人然後可以使之近君惟易使然後可責一本作貴以宿衛然不先會其什伍則莫相勸督而務學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公卿大夫之子弟守在王宮王宮之衛自分內外士庶之守在路寢內虎賁之屬在寢門外○鄭康

成曰士謂嫡子庶謂支庶○王氏曰非王族則功
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故君臣國家
休戚一體上下親而内外察○王昭禹曰平時教
之道藝以之充宫庭之衛宜也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鄭康成曰衛王宫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巡便也
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道傳按宫正宫伯
皆冢宰之屬先王陳設兵衛皆使冢宰統之召公
以西伯爲相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呂伋呂伋
大司馬之屬亦須命而後行蓋宰相統宿衛此最

有意及幽王無道不修宮正宮伯之職陪僕暬御莫不怨而散之周遂以衰

漢南北軍

南軍

光祿勳

三署郎 主左署騎八十人

右中郎將 主右署千五百人

五官中郎將

左中郎將 主左署百八十人

車右騎三將 主右騎九百人

右主殿門内兵

衛尉

公車司馬主闕門兵

南宮衛士五百三十七人

北宮衛士四百七十二人

右都候主劍戟四百十六人

左都候主劍戟三百八十三人

南宮南屯司馬百三人

北宮蒼龍司馬主東門四十人

玄武司馬主武門三十八人

北屯司馬主北門三十八人

南門朱雀司馬主南掖門百二十四人

東明司馬主東門百八十人

朔平司馬主北門二百十七人

右主殿門外兵

北軍

中壘校尉

越騎校尉七百人

步兵校尉七百人

長水校尉七百三十六人

射聲校尉 七百人

屯騎校尉 七百人

右主京城兵

漢制南北軍以相維持如呂祿將北軍產將南軍太尉周勃已入北軍尚有南軍在未敢誦言誅產告衛尉毋納產殿門產欲入未央宮為亂不得入此南北軍相制之驗也及武帝好征伐置長征軍而南北軍制壞漢室遂以衰

唐府兵制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上府千二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右果毅都尉

中府千人 關中五百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右果毅都尉

下府八百人

唐府兵之制頗有足稱其居處教養畜財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其制府兵廢而方鎮之兵太盛玄宗幸蜀纔千餘人肅宗赴靈武衛士不滿百德宗建中四年詔以白志貞為神策軍使募兵寬補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

軍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作亂禁軍寡弱不足侍
非常而唐卒至於亡
宋禁軍
殿前司
捧日指揮三十八
驍騎指揮三十二
侍衛司
天武指揮二十五
龍騎指揮四十一
皇城司

驍健指揮四十二

神衛指揮四十六

忠佐軍司

虎翼指揮五十一

雄武指揮三十三

每一指揮步兵百十九騎兵七十二

宋詔諸道長吏送其驍銳於闕中聚勁兵於京師躳之軍制紀律詳盡製親衛殿禁之名其營立龍虎日月之號分領於殿前侍衛等諸司又峻其等級相犯之刑謂之階級以絕其犯上之心三年一戍

更出迭入内外輕重均矣崇觀以後兵弊日滋階級旣壞紀律亦亾童貫握兵恥於言敗禁兵十無二三而宋亾

本朝府兵

義興三軍府

義興親軍左衛五領

義興親軍右衛五領

鷹揚衛五領

金吾衛五領

左右衛五領

神虎衛五領

興威衛五領

備巡衛五領

千牛衛五領

監門衛五領

每一衛上將軍一員大將軍二員每一領將軍一員中郎將三員郎將六員別將六員散員八尉二十正四十以十衛五十領合計四千二百三十員名其近侍忠勇各四衛不在此數府兵不爲不多而侍衛虛踈承前朝季

世之弊不核其實故也
本朝府兵之制大抵承前朝之舊然前朝盛時唯府
兵外無他軍號北有大遼東有女真侵掠於外又
有草賊往往竊發於中外攻內守傳至四百餘年
當時府兵之盛可知無事則肄習兵法有事小則
遣郎將別將平之大則遣上大將軍將軍禦之當
時府將之盛亦可知矣自忠烈王事原以來每因
中朝官寺婦女奉使者之請官爵泛濫皆以所託
之人除府衛職恃勢驕蹇莫肯宿衛由是府衛法
始壞凡受宿衛之職者徒食天祿不事其事遂至

失國今　殿下受命更始庶事維新惟府衛之法
因循舊習弊亦如前臣竊惜之某嘗讀前朝之史
曰人無功食祿蟲食松葉旱蟲爲災前朝之季松
蟲大蕃旱氣頻年蓋府衛員將徒食天祿不事其
職厥徵如是今　殿下受命赫然有爲宜革舊弊
重國本弭天災以致維新之治可也然革深弊者
非剛明之主英烈之佐不能也昔漢文帝拜宋昌
爲衛將軍鎭撫南北軍國勢大振唐順宗拜韓泰
爲行軍司馬禁軍諸將不至不知者皆謂泰輕人
不服知者笑順宗之失軍政也今上有剛明之

主臣以凡庸當重任恐貽韓泰之譏伏望 殿下
命有威惠智勇如宋昌者革府衛之舊弊立一代
之定制國家幸甚

本朝府兵改制

義興親軍左衛　改義興侍衛司

義興親軍右衛　改忠佐侍衛司

鷹揚衛　改雄武侍衛司

金吾衛　改神武侍衛司

每一司各置中左右前後五領屬中軍

左右衛　改龍驤巡衛司

神虎衛　改龍騎巡衛司
興威衛　改龍武巡衛司
每一司亦各置五領屬左軍
備巡衛　改虎賁巡衛司
千牛衛　改虎翼巡衛司
監門衛　改虎勇巡衛司
每一司亦各置五領屬右軍
右侍衛巡衛等十司每一司印信一顆鑄給
都尉使掌之
上將軍　改都尉使

大將軍　改都尉簽事

都護諸衛將軍　改中軍司馬

　左軍司馬　右軍司馬

將軍　改司馬

中郎將　改司直

郎將　改副司直

別將　改司正

散員　改副司正

尉　改隊長

正　改隊副

都府外

改中軍司直一　副司直一　司正二

副司正三　隊長二十　隊副二十

左軍司直一　副司直一　司正二

副司正三　隊長二十　隊副二十

右軍司直一　副司直一　司正二

副司正三　隊長二十　隊副二十

每一司都尉使一　都尉僉事二

每一領司馬一　司直三　副司直五

司正五　副司正七

隊長二十　隊副四十

自古爲國者文以致治武以戡亂兩職如人兩臂不可偏廢故　本朝旣有百司庶府又有諸衛各領所以備文武之職也然府兵之制大抵承前朝之舊前朝盛時府兵頗得唐制之意有足觀者及其久也其制大壞遂至失國　殿下受命赫然有爲宜革舊弊以重國勢以致維新之治然人見聞習熟積弊難革故王者受命必變服色易徽號所以一視聽革舊而鼎新也是以宋太宗以美名改易禁軍舊號作新士氣今我　殿下已將東班官

名職號一皆更定之循名責實百官趨事赴功獨於
府衛稱號仍舊弊亦如前臣職掌三軍不可不慮
今將十衛分爲侍衛巡衛諸司蓋法漢朝南北軍
之遺制也漢南軍掌宮門侍衛北軍掌京城巡檢
此內外相制長治久安禍難不生已然明驗今將
義興忠佐雄武神武爲侍衛司屬中軍以寅申巳
亥都尉使都尉僉事各率其領司馬以下闕內輪
番侍衛以效漢南軍之制龍驤龍騎龍武及虎賁
虎翼虎勇爲巡衛司屬左右軍都尉使都尉僉事
使其領司馬以下於四大門把截更巡輪番上直

巡綽以效漢北軍之制其當番各司都尉使以下義興三軍府以時知委毋致違誤凡入直者不許無故出入違者罪之

## 監司

周使大夫監方伯之國國三人

漢初遣丞相掾分刺諸州黜陟賢否理斷冤罪故州郡之血脉得通於相府○武帝置部刺史秩六百石以六條詔察州郡一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二二千石不奉詔書三二千石不恤疑獄四二千石選署不平五二千石子弟怙恃豪勢六二千石違公

損下帝以爲相權專置刺史使郡縣之血脈不通扵相府是其失也然刺史秩卑故激昂自奮權重故得行其志亦一代之美意○宣帝以黃霸爲楊州刺史治有功賜車蓋以彰有德朱博遷冀州刺史行部決遣如神○成帝以刺史秩六百石臨二千石輕重不倫乃更爲州牧秩眞二千石祿秩大優人無奮職○光武以舊制州牧奏二千石事先下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乃權歸宰相自遣刺史乘傳周行郡國錄囚徒考殿最自是宰相不知州郡之得失而刺史之任始重卒成州牧方鎮

之勢至靈獻天下方亂豪傑皆欲據州郡而州牧
之任益重州郡知有牧鎭而不知有朝廷袁紹曹
操首亂而爭雄蘇峻桓溫效尤而跋扈自晉至陳
禍亂相仍葢光武爲之倆也雖張綱埋輪劾權臣
之跋扈范滂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其如大
勢之已去何如
隋置司隷臺大夫一人巡察畿內刺史十四人巡察
畿外庶幾懲州牧之弊矣奈其君之荒淫何其法
雖善無補於亂亡也
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巡察使二十人以堅明清勁者

爲之然不監前轍以河北隴右之極邊爲天下之
重鎭撫之以都督豈所謂五大不在邊者乎自是
鎭帥皆兼觀察之任位品崇重竊柄擅權而無有
糾其非者人多廢職自咨卒成亂階
宋置轉運使或增置提刑提擧漢部刺史之遺意也
以臺省寺監爲之雖宰臣從官爲帥亦許糾劾名
藩具狀書姓名於監司之前故人人奮職如馬亮
奏事稱旨特賜金紫河北漕臣有勞榮賜錦袍杜
衍覆正死罪職遷員郎成正忠索治寃獄特命遷
官此雖監司之賢皆有以能擧其職亦在上者激

昂勸勵之有權耳當時之議者曰官吏爲患不可不察體量部吏頗傷煩碎二者若相反矣如之何則可圖政擧之名而爲煩苛之政者非也借寬厚之說而爲容庇之私者尤非也用捨升黜公而不私則無二者之失有二者之得矣

前朝之監司或稱按察或稱按廉皆以侍從郎官爲之其秩卑權重能自激昂而有爲亦漢部刺史宋轉運使之遺意也及其末也法久弊生因時損益改按廉爲都觀察使

本朝因之然必命廟堂擇兩府之公清廉謹者遣之

有漢唐之利無漢唐之弊

監司當擇其人

使臨益部上動星軺車駐徐州旋至雨澤監司之任所關如此豈可輕畀其人哉必精神剛正不畏強禦者可以任其職風采奮發事業雄偉者可以振其權必廉直中正者可以舉苛細矯激者不可用故其選有公正聰明之科剛方愷悌之目固不容非才得側於其間也

監司當盡其職

皇華遣使専務咨訪繡衣使者風動列城是豈蒙

蔽苟安之地哉則養安以自重積日以計資以因循為識時以緘默為得計以容姦為寛大以舉職為煩苛以興利除害為生事以激濁揚清為抗訐皆不能盡其職者也嗚呼立人之朝受人之命其可不以盡職為念乎故曰監司當盡其職

監司當行舉劾

監司之於郡縣有所畏而不敢舉劾者其郡之守嘗為侍從也則幸其復為侍從而有所求嘗為臺諫也則恐其復為臺諫而有所劾其豪族猾吏有所犯則以為在朝者有姻有舊皆不問也故竆民

爲守令豪吏所侵暴不忍忿忿之心一朝訴之於監司而監司不之問甚者封其辭以送之憑守令之威豪吏之勢視窮民如仇讎窮民被害反過於前日後雖有冤其誰告之嗚呼爲監司者其可不以舉劾爲職乎

監司不可過爲寬厚

今爲一路之州縣不知其幾爲州縣之官吏不知其幾州則守也倅也縣則令也丞也天下之人不能皆無能皆不肖某人何人也仁可以治民也才可以辦事也廉可以(舊本脫以字)率俗也吾舉之吾君

用之夫烏乎而不勸某人何人也貪汚也闒茸也裒斂以奉上位姦巧以媚要勢也吾按之吾君逕之夫烏乎而不警一言而人以勸一言而人以警夫是以無負於風采之寄今且不然所擧之人某爲親屬也某爲權勢也一歲之出按者凡幾州縣之所歷者凡幾以漫不可校之簿書與夫不切之訟牒紛乎其前彼其心雖知其吏之不法當按則曰某人某之子弟也某人某之親故也某人某之嘗所屬托也吾何忍按焉人且從而稱之曰是寬厚長者之爲監司者也夫寬厚長者固士大夫之

美名而風采之任則亦何用乎此

監司當親巡遠地

斯民居窮鄉僻郡之中疆域曠邈按察稀臨宮闕萬里赴訴莫及此守令之貪汚者恣行其欲民生之汨没者不得其訴賄賂公行而民生竭寃抑莫伸而民情欝日夜望望焉冀監司之一臨察其寃而伸之爲監司者其可以其地之荒遠而莫之至耶

考課法

善 德義 清謹 公平 恪勤

最 獄訟無寃 催科不擾 稅賦無欠
簿書齊整 差役均平 爲治事之最
農桑墾殖 野廣土闢 水利興修 爲勸課之最
屛除姦盜 賑恤窮困 爲撫養之最
政績尤異者爲上
恪居官次職務粗治者爲中
臨事弛慢所莅無狀者爲下
本朝壬申 即位之教考課法
善 公 廉 勤 謹

最 田野闢 戶口增 賦役均 學校興
詞訟簡
惡 貪 暴 怠 劣
殿 田野荒 戶口損 賦役煩 學校廢
詞訟滯
取古人善最之法以合古宜今者作考課之
法定其分數使刺擧者有所依據
善 公五分明五分廉四分勤四分 公明則能
廉勤故廉勤之分減公明一等
最 田野闢三分五釐戶口增三分五釐學校興

三分五釐禮俗成三分五釐獄訟平二分盜賊息二分差役均一分賦斂節一分衣食足而知禮義則自不犯法而趨事矣故其分數以次而降凡守令善最考其實績備書曰某守令善某事某事最某事某事考其分數多少定其上中下陟之善最俱無者黜之且善德也最才也善之分數多而最之分數少所以先其德而後其才也

州牧

周八命曰牧

秦置監察御史

漢興省之至惠帝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二歲更之○文帝以御史不奉法乃遣丞相史出刺○武帝乃置部刺史自是以來至于唐宋或沿或革然皆任監司督察之職

前朝置三留守八牧四都護府後或有增置者然各治其州之民乃別遣按察使按廉使糾察官吏聽斷詞訟又改爲都觀察使是爲監司而州牧之任與郡縣同矣

本朝皆因之

郡太守

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漢景帝更名郡守爲太守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宣帝以謂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敎化每拜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而稱中興焉

後漢亦重其任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爲郡守或自郡

守入爲三公

晉宋以來或稱守相或稱內史或稱太守沿革不同

皆爲治民之官

唐武德初改郡太守爲州刺史後改州刺史爲郡太

守自是州郡史守更相爲名其實一也

大宋之初治天下也重親民之任疏督守之名于屛

俯仰觀焉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幸治

前朝置知州事知郡事卽古郡太守也

本朝因之

縣令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

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

漢制凡縣萬户以上爲令減萬户爲長侯國爲相因秦制也

晉宋以來皆稱縣令

唐有赤畿望緊上中下六等之差（京都所治爲赤縣旁邑爲畿縣其餘以户口多少地美惡爲差如户多爲望其次爲緊爲上中下爲下六等）

前朝有縣令監務郎古縣令也

本朝因之

本朝凡州府郡縣官稱初因前朝之舊後議者獻議

曰府州郡縣星羅碁布以大統小以小屬大首重尾輕乃能治也前朝置三留守八牧四都護庶幾得其制矣後增置大都護陞諸牧之上又有加新牧者州郡之號日就超陞入國初陞全州爲完山府晉州爲大都護府又改開京爲開城留後司於是爲巨邑者五品秩崇重有尾大難掉之弊豈所謂五大不在邊者乎是又不可不慮也請命有司將開城平壤永興完山雞林量宜因革置三京留後司餘皆降爲大都護又以諸牧之最久且大者陞爲大都護稱知府新牧及小都護稱知州凡知

官稱知郡縣令監務稱知縣如是則府州郡縣截然有序互相聯屬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王化之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

郡守民之本也

孫氏曰夫民者國之本也郡守縣令民之本也古者方制四海而天子列爵頒祿非爲臣下皆以爲民也故聖人一動作一施設一命令一法制必本於民故擇其人以牧養之重其任以付責之假其權以安固之厚其祿以寵利之上之責吏一本於民吏之報上一本於民則民重矣民重則郡守縣

令重郡守縣令重則天下國家重矣故輕郡守縣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可不愼歟昔漢之制郡縣可謂知所重矣郡守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又出諫大夫補郡吏有治效者璽書勉勵賜金增秩而不輒遷也公卿缺則選其尤異者而用之故漢之良吏於是爲盛誠知所重矣魏晉以下風俗垢弊謂居朝廷者爲要職治郡縣者爲左遷故吏多貪殘而俗日壞敗者失所重也唐之失亦重內職而輕外官也故內職常在於數遷外官常在於滯選也然而三百年間守宰之植風迹

者猶班班可言也國家之初罷削方鎭重郡縣之職而生民頗得休息太祖選任郡守輒召見慰勞而遣太宗親擇循吏分理郡縣又常手札細書御前印紙三十餘通以賜所遣郡吏先帝勵精政理一命一本作分以上皆廷見之悉受訓辭勅戒丁寧使知自重此祖宗重外輕内憂民擇吏之至恩也○呂氏曰祖宗時不唯自選知州至於銓選之微三班之賤其差遣注擬責之近臣亦皆引對便朝臨軒閱其當否或以權要之親而特加抑退或以疲老之甚而處以散官况以千里專城之寄耶神宗

皇帝一日召文彥博等對於資政殿謂選任知州
未得善法曰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
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以爲如何而可由是觀之
累聖皆以牧守爲重豈特太宗朝如此哉然太宗
置審官院俾近臣主之或以前執政輔臣而爲之
主判注擬之際精選人才而後引對人主臨軒顧
問審其可否眞宗遵用先朝之制至天聖初章獻
垂簾仁祖幼冲弛於舊制逮五六年復引對諸司
公事雖臨軒躬覽而有司以名次格法用例引條
而法擬矣不惟有司不能如前朝精選人才而臨

軒顧問亦不可以可否而黜陟故富弼等謂宰相亦不自選知州而委之審官審官又不選而依次撥人天下州郡多不治神宗察見州牧之弊詢於輔臣僉議欲立選法既任以法付之有司不能親擇愈失求才之旨也今郡守雖多堂除而朝廷不自任黜陟之責其間庸謬不才已係知州資序或雖非資序而曾任監司臺省以上例須與郡不免依違而與之由大臣不能引用祖宗典故引對黜陟故也方今江淮諸州其與敵對壘闊廣雖遠亦間有盜賊不虞以至應辦軍需正藉强幹之人協

濟共治豈容濫取豢養不才臣願朝廷選除牧守
宣法祖宗之制

令長與民最親

李氏曰州縣之間與民最親者令長爲最先而職
任之最煩且難者亦莫踰於令長歷漢唐以來皆
欲重其選而難其人當時羣臣如韋嗣立張九齡
輩論說甚詳咸可覆視也爲之長吏者亦豈易爲
力哉征賦之浩穰期會之峻急獄訟之紏紛簿書
之雜遝盡自力以從事而後其事粗舉利害至切
勞逸不均督責負荷不爲不重誠與他官殊絕而

朝廷格律所以待之者初無殊恩異數以寵秩之是故吏之有才略可以撥煩治劇者多希恩廟堂或庇身幕府或寄跡學校偷養優閒以自便安祿秩位次悉從優厚其推法之所當得者非為貪苟祿卽嗜利僥倖者也

最近於民

呂氏曰出宰百里最近於民祖宗勤恤民隱故詳擇宰令必須引對親視才否而授之雖一命初仕亦臨軒顧問况於百里之重乎

善政所感

政之善惡有感於物者亦有感於人者蝗避中牟鳳集潁川九江得人而去猛虎潮陽得人而去鱷魚善政感物者也米以王渙而通粟以李峴而賤有李勉則夷舶來有薛公則魚鹽至善政感人者也

二千石善政

吾聞風行於上而水波此天下之至文仁形於心而民服此天下之善化豈可以多爲令而病民慢自設於險而病民詐耶九轉丹砂點鐵成金兩漢循吏鑄頑成仁我簡易則民肅我平易則民親賁

私鬪之刀劒以爲牛羞淫祀之罇俎以養親雖承
平百年雨露滲漉非二千石所以牧人者乎

善政卽爲漢之循吏

夫猛而不害善良寬而不長姦宄雖兩漢循吏不
過如此萍鄉邑里之間鴟梟且爲鳳凰稂莠皆化
爲嘉穀矣

守令不任事

夫食人之食者任人之責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
朝廷以十萬戶付之一守以百里之地委之一令
元元之休戚係焉一時之豐耗係焉不知懼此而

夤緣爲姦亦弗思之甚且張官置吏本以爲民今也爲民父母而反有以蠹民民何所望耶然士方未仕之時冀得寸祿以有爲迨夫歲月之積家溫食飽則平日志願一皆汩沒吁可嘆哉

吏爲民之乳牧

歲當旱歉羣情嗸嗸綏靜撫摩尚虞多辜倘貪吏復從而感削之是子方啼飢而乳之嚚者復奪其食牛方奔喘而牧之悍者復疾其鞭則轉就羸殘而激成搏觸其勢所必至焉耳人君保民均於保子愛民甚於愛牛而爲之乳與牧者實寄諸吏

良吏貪吏

良吏出爲德星則雖齊歲方艱而民懷父母之戀貪政肆爲碩鼠則雖麴麥可食而民興逝去之思

贓吏

贓吏者人心之巨蠹也芟其根而毋使之蔓伐其枝而毋使之萌布滿郡縣者皆羔羊素絲之節牧養生民者無苛政猛虎之嫌

官吏之弊

以風霜之評議者未必畏朝夕之誅求者每自若貪婪狼狽疾險鷙猛○肆貪饕之毒長告訐之風

以詞訟爲興利之門以獄犴爲論財之府○快意
於常刑之外橫取於經賦之餘以慈祥愷悌爲姑
息以刻剝慘毒爲整辦議論習尚日趨於薄殆非
淸明聖時爲宜有
道傳嘗以暇日考究前代典籍取其有關於治
體者自宰相至守令其名位之沿革職任之得
失人物之賢否無不備載始自唐虞文籍之所
起也迄于　本朝耳目之所逮也蓋君原首也
宰相爲君可否君之腹心也臺諫監司爲君糾
察君之耳目也府衛之捍衛守令之承流宣化

非君之爪牙與手足乎人而廢其一體則非人也國而廢其一官則非國也古先哲王廣求賢能之士布列中外亦欲修厥官而保其國也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此之謂也爲宰相者有識然後能辨事物之當否而無所惑有量然後能容事物之煩浩而無所遺有德然後能得上下之心服而無所失至若臺諫監司當重風采而尚氣節風采重則人敬氣節尚則人畏人知敬畏則權姦之心沮而撓法亂政之萌絶矣得智勇忠義之士以充宿衛禁衛尊嚴

有以折姦雄之心杜覬覦之望得循良公正之士以爲守令民庶蘇息有以遂相生之樂無流離愁歎之聲矣然人才有昏明強弱之不同世道有醇漓汚隆之或異故愚不肖者得厠於其間而賢智者亦不得而展布職有所不修而曠官之嘆興矣且宰相非其人當亟求賢者以置其位臺諫失其職亦當求能者以責其職豈可以一人之故而輕輔相之權廢風紀之任哉若府衛若監司守令莫不皆然此之於人心之官則思耳司聞目司視心未得其思則當治其心

使之益以清明必得其思而後已耳有所未聞目有所未見亦當治其耳目使之益以聰明必得其聞見之實而後已又豈可以未思之故而廢心之官未聞未見之故而廢耳目之聰明哉此又不可不知也故併論之

經濟文鑑判三司事奉化伯鄭公之所著也公自幼好學窮經懷材抱道慨然有經濟之志及我

殿下受命作興公决疑定策蔚爲元勳以文武之略兼將相之任凡於國家之政動引古法參酌時宜利興害除民蒙其澤其經濟也大

矣尚論古之人博採歷代以來職任得失人物
賢否筆之於書其引用先儒之說間有附以己
見者不復識別簡而不略詳而不繁可法可戒
將俾世之居官者皆知其任之不易而莫不勉
勉循循思所以稱其職其有補於世也亦大矣
予觀是書其首之以相業者宰相之任論道經
邦燮理陰陽關係至重非他官比也古之能稱
其職者幾何人哉三代以上稱夔皐稷契伊傅
周召三代以下稱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
宋宋之韓富王范司馬諸公而已吁自秦不亦

難乎是故人君當以擇相爲先而爲相者亦當思稱其職可也次之以臺諫者臺官糾禁風俗之惡諫官論奏人主之失實國家之所重而居是職者豈可以唯唯悠悠而瘝厥官也哉且又府衛之兵在於練養無事則宿衛于內以備患於非常有事則折衝于外以靖難於危急不可以不之重也監司之任在乎澄清懲豪猾而治究抑恤民隱而舉賢才不可以不之謹也州牧郡守縣令人主之所與共治者也其人賢則民受其福苟不賢則民受其禍其不擇人而除授

可乎此又所以相繼而居其次也然則爲府兵
爲監司爲州牧守令者可不思所以稱其職也
哉爲國之要不越乎是數者苟能各稱其職則
雖天下不難爲也況一國乎於此見公之學有
淵源而公之才爲適用也客有語予者曰大抵
古人之著書者有志而不得見諸行事者之所
爲也公遭遇 聖明位爲宰輔時不可謂不遇
而道不可謂不行也何著書爲予曰公之心必
欲堯舜君民而後已其行道也一毫不盡則其
中固有歉然者矣此公之所以著書之意也歟

蒼龍乙亥後九月下澣純忠佐命開國功臣資
憲大夫藝文春秋館大學士同判都評議使司
事世子右賓客西原君鄭摠序

三峯集卷之六